

他们身在城市却远离喧嚣
用自己的回春妙手延续珍宝的生命

文物修复师 择一事，终一生

□记者 潘立阁 文/图

若问古今兴废事，请君只看洛阳城。在我们这座城市地下，埋藏着太多故事，解读这些故事的钥匙就是文物，然而，漫长的时光已经让它们残缺不全，这时需要一双妙手来延续这些珍宝的生命。



一幅古字画背后，往往需要粘贴成百上千张加固用的小纸条

1 “修复热”兴起 游走在闹与静之间

空间

穿过车水马龙的定鼎路，拐过周公庙，周围一下子安静起来。再从几栋家属楼旁走过，就来到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保护修复中心的小楼前。

这里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的老院子不足100米，那个院子的设计者是鼎鼎大名的梁思成。如果静下心来，在这儿还能听到从洛阳豫剧院排练厅传来的咿咿呀呀的唱戏声。

走进保护修复中心，说话的声音就会不由自主地压低。“文物修复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静，周围要静，心也要静。”方盾这样说道，他是可移动文物修复组的组长，1992年进入文物系统工作，2007年到首都博物馆跟随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姚启东学习，转眼间已经干了10年文物修复。

随着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热播，这里的宁静被打破了。“这是件好事，我们很乐于让公众走近文物，了解历史。”保护修复中心主任陈谊并不反对这种突如其来的“热闹”，在他看来，学术工作如果无人问津，价值就会打折扣。

如今，双休日经常有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参观、体验，粘粘陶马复制品，看看唐三彩修复。“这就是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历史的种子，就算不能长成大树，也会生根发芽。”陈谊说，或许多年以后，他们中会有人走上这个岗位，继续守护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。

2 陪文物一起，度过漫长岁月

时间

和大多数上班族一样，工作日早上8点30分，修复师们会准时开工。打开工具箱，取出手套、手术刀、无水酒精，俨然一副要上手术台的样子。

“其实我们就是在做手术，只不过‘病人’是这些文物。”常娜这样说道，2012年，保护修复中心成立时，她就来到了这里。分拣相当于判断病情，拼接相当于接骨，上色相当于包扎……不一样的是，完成一台手术多数只需几个小时，而修复文物用的时间要长

得多。

常娜正在修复一面汉代铜镜，据说刚出土时它就是一堆碎片，现在已经基本成形。“还要对上面残缺的花纹部分进行补充。”常娜说。

“修复这么大的部分需要多久？”记者比画出一块儿橡皮大小问道。

“一个月吧。”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常娜的回答还是让人吃了一惊。她介绍，青铜器在修复时需要上色。“有时候调色工作半天也完

不成，一上午试来试去总是不满意，压根儿下不去笔。”常娜说，她经常就这么低着头，阳光在屋里的影子由深变浅，抬头一看，已经中午12点了。

在常娜身后，有一座三彩天王俑，高度在1米以上，刚出土时就是100多块碎片，还和其他三彩器物混在一起。为了把它修复好，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。“花的时间越长，修复好的文物就越让我们有成就感。”看着威风凛凛的天王俑，方盾笑着说道。

3 心烦意乱就放下文物，听听歌再干

工作

青铜器修复工作室门口，摆着一个置物架，上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工具，更显眼的是上面放着的一盆盆绿植，吊兰、绿萝、多肉……俨然一个小森林。方盾介绍，青铜器修复时经常用到各种各样的胶，气味挺大，这里女子比较多，所以很注意。

走进屋子，你无法将它和一个有着五六个人的工作室联系在一起，因为这儿实在太安静了。刷子的沙沙声、刻刀的吱吱声、远方道路上传来的汽车声，声声入耳。

说起来，文物修复工作好像很神秘，看过之后才发现，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虽然比不了技校，但这里也是车工、木工、焊工一应俱全。还有些小东西有意想不到的妙用：给青铜器除锈可以用超声波洁牙器，既高效又“温柔”；制作青铜器模具用汽车漆腻子，能够快速成形。

修文物时，修复师虽然足够小心，但也不是敬而远之。胆大心细，要尊重文物，又不能怕文物，这

是基本要求。

更仔细的活儿在青铜器组的楼上，字画组面对的都是有上百年历史且薄如蝉翼的纸张。张静怡正趴在工作台上检查画纸上的细缝，光线逆着从玻璃下的灯箱打上来，再小的瑕疵也会显露出来。细缝要粘上加固的小纸条，一幅画上能粘成百上千张纸条。“经常会看得头晕眼花、心烦意乱，那就只能放下文物，在屋里转转、听听歌。”张静怡说，“这也是为了文物安全。”

4 耐得住寂寞，干一行就爱一行

人生

张旭蕾，1992年出生，汝州人，毕业后来到了保护修复中心，秀气的面容，头发束在脑后，话不多。

上大学时，她学习的就是文物修复专业。“我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东西，又爱好历史，所以选择报了个专业。”张旭蕾说，在学校里学习的主要是一些基础知识，真正上手的机会寥寥无几，来到保护修复中心后，她成了方盾的徒弟。

与其他专业不同，文物修复最重视的是师徒间的传帮带，技法相承、经验相继。“入门一般需要两年时间，才算是真正可以上手，再往后就是不断积累了。”方盾说。其实，文物才是最好的老师，洛阳的修复师无疑是幸福的，因为资源足够丰富。一些大城市的文物修复单位可能有更好的待遇，但没有这么多宝贵的机会。

张旭蕾表示，他们班从事本专业的同学寥寥无几，毕竟，这是一

份需要耐得住寂寞又不追求金钱的事业。“有人做了会计，有人去干销售。”张旭蕾说，但在她看来，能够像师父一样认认真真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就是幸福。她还和方盾开玩笑说：“你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才刚出生呢！”

手上的唐三彩马头已经捏成，它正抬头嘶鸣，张旭蕾开始给它上色，专注的神情仿佛整个世界与她无关。“择一事，终一生”，这是她的理想，她也正在路上。



张旭蕾正在修复手中的三彩马